

世界军警

特种部队在行动

王刚 编著

战争的神奇力量

世界军警特种部队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 新登字172号

世界军警特种部队在行动

王 刚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中国文联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74千字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6,300册

ISBN 7-5059-1523-1/I·1030 定价：3.90元

内 容 说 明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哥曼德”特种部队开始，相继出现了美国的“绿色贝雷帽”、法国的“快速反应部队”等众多较强的特种作战部队和特警部队。他们在平息、解决世界各地不断出现的政权颠覆、劫持人质、暗杀，以及反恐怖、反暴乱等事件中，以其反应敏捷、行动快速、作战能力神奇，在世界军事舞台上一展雄姿，功绩显著。

本书选择了一批成功战例，如意大利特种警察部队抢救被“红色旅”恐怖分子绑架的多齐尔将军，美国特种作战部队“海豹突击队”对格林纳达的突袭作战……作品真实、扼要地介绍了各国特种作战部队和特警部队的历史、人员、装备、训练、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本书不仅有真实的资料价值，还有很高的可读性，读来扣人心弦，动人心魄。

目 录

“哥曼德”之星.....	(1)
天降神兵.....	(13)
“雷电”行动.....	(24)
冲出蛇王谷.....	(37)
“皇冠”被劫记.....	(60)
兴都库什山谷的枪声.....	(80)
“猎人”行动计划.....	(95)
九十秒的突破.....	(116)
特遣队在马岛.....	(129)
小试锋芒.....	(148)
暴怒的“海豹”.....	(155)
鱼死网破.....	(173)
卢加狮踪.....	(187)
讨 债.....	(207)
困兽卡拉奇.....	(217)
“胜利行动”.....	(232)
代号“霹雳”.....	(245)
编后语.....	(256)

“哥曼德”之星

一接到作战命令，艾·西摩尔中校兴奋得一夜没有睡好。眼前不时闪现出激烈的战斗场面，那是何等壮观的场面啊！他率领突击队顺利攻入了圣纳泽尔港口，炸毁了德寇的船坞……作战的成功在英国特种部队的历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一页。

这是1942年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英军一度招架不住德军的猛烈攻击，纷纷撤离法国的敦刻尔克，横渡英吉利海峡，撤回英国本土，而德军空军又频繁地袭击英国的城市和港口，使英军不仅在战场上乃至在精神上都受到极大的压力。面对这一现实，英国首相邱吉尔对英军的劣势痛心不已，他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伊兹梅尔将军写了一封信，提出了强烈的要求：“抵抗战必须到此结束。我期待英军对整个德军占领区发动积极而又连续性的反攻，希望总参谋部能制定必要的计划并提交给我。”

这次奇袭圣纳泽尔的作战计划就是英军反击的一部分。“哥曼德”总部对这次行动十分重视。

位于法国西海岸比斯开湾卢瓦尔河河口的圣纳泽尔是德军重要的海军基地，那里有法国唯一的可容纳德国战舰德尔贝茨号的诺曼第船坞，还有德国潜艇的隐蔽所。德军在此为

军舰进行维修，人员也在此进行整训。

圣纳泽尔位于卢瓦尔河口。河口宽约五百米，有沙泥浅滩。主滩在低潮时方露出水面，河口的卡喷特水道弯曲，长约二点五公里，水道大部靠近北岸，通过莱斯摩里浅滩灯塔之北，易于设防。

诺曼第船坞是通入内渠的第三个入口，长350米，宽50米，是世界上最大干坞之一。可容纳八万五千吨的船只进入维修。两端有闸门，可将船拉入西岸的隐坞内。如果用作船坞，可关闭两端闸门，将水抽出，如果用作入口，在船只通过时，闸门交互开闭即可。

圣纳泽尔离英国最近的港口法耳默思足有四百公里，位于卢瓦尔河河口十公里处。该地没有可供袭击登陆用的地段，是易守难攻之地。在西摩尔的计划中特种作战部队准备利用汽艇或橡皮艇作为最后突击的运载工具。而摧毁船坞则使用驱逐舰强行冲击，因为坞门长51米，高16米半，厚足有11米，想较长时间使其不能使用只有重载船只冲撞才行。英军下了决心，用驱逐舰冲撞后，再利用延期炸药，炸毁驱逐舰部分舰体，使之下沉。他们在舰首稍后处装载炸药，使用延期雷管，即炸毁驱逐舰，同时也炸毁坞门及附近岸壁。在摧毁坞门的同时，突击队登陆。破坏水泵车间，动力车间及油罐，有可能的话，破坏潜艇基地。

天还没亮，有着早起习惯的西摩尔就洗漱完毕，发动了他的英吉普。今天，他特地刮了胡子，换上了新衬衫，为的是给他未来的部属们一个新的印象。

特种作战“哥曼德”群第二中队的驻地座落在一个峡谷

之中。西摩尔到达时，该中队正在进行山地作战训练。西摩尔观看了攀登、袭击捕俘等课目，从中选出了他认为较突出的佼佼者。

忙活了一天，西摩尔从二中队几百名战士中选出了155名，这样，加上总部推荐来的八十名足以组成一支精悍的袭击突击队了。至少，他自己这样认为。

带着满意的结果，西摩尔回到新组建的指挥部，还没进门，电话就来了。指挥部通知他，根据空军侦察机的航空侦察，从对圣纳泽尔地区的航空照片判断的结果发现，除原已掌握的阵地外，德军在船坞附近又增设了五个炮阵地。为此，指挥部建议再增补六十名突击队员。

西摩尔心中有些不快，他对指挥部的这一通告有些漠然。他认为无须把这些看得那么重，但又碍于上司的面子，他只勉强同意再增补三十名队员，这样，加上指挥官，这支突击队就有近三百人了。

人多，并不是优势。特种作战的成员首先要精，精兵良将是根本。前年，也就是1940年的秋天，在特别任务旅旅长亨顿准将的直接组织下，特种作战部队进行了整顿，将部队数量从十个减为六个，使部队更加精悍，战斗力大增。第二年在袭击挪威西北方向的罗弗敦群岛的战斗中，西摩尔荣立了战功，并提前晋升一级。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值得骄傲的一页。

袭击罗弗敦群岛的目的他还记得很清楚，是炸毁制造火药原料的汽油厂，击沉德国海军舰艇，并抓获居住在挪威的纳粹党徒。

那是1941年三月四日凌晨四时，在五艘驱逐舰的护卫之

下，两艘运输舰由“翻车鱼号”潜艇引导，载着315名特种作战部队的士兵进入了罗弗敦群岛的东部海区。

趁着朦胧的晨雾，“哥曼德”战士们乘登陆艇向群岛驶去，德军的一条武装拖网船还没来得及反抗便被英军战士们捕获。西摩尔率领的一小队毫不费事地登上了群岛，接连消灭了五个据点，而后，从德寇兵营的侧翼发动袭击，俘虏了216名空军士兵，抓获了六十多名纳粹党员。

另两个小队击沉了十一艘德国舰艇，炸毁了十八座工厂，解救了部分英国劳工。而袭击部队基本没有损失。遗憾的是在撤离途中，一名少尉因装在裤袋里的手枪不慎走火，击中了自己的腿动脉，因条件所限，无法及时抢救而死亡。

那次行动西摩尔得到了首相的嘉奖。

他是个有自知之明的人，那次行动，他负责的是山地作战，捕俘偷袭对于他是驾轻就熟，而这次奇袭圣纳泽尔行动却是登陆和海上作战，他的经验和能力远不如上次，甚至他的游泳技术都过不了关，万一……

所以，他在突击队组成不久就组织官兵们进行海上训练，并注重了大家对游泳技术的提高和适应海浪的训练。在三月十二日至二十五日的训练计划中，西摩尔主要安排了夜间靠离码头、装油等夜间机动训练和远航、反潜、射击等训练。

二十二日在岱翁港“哥曼德”曾进行了一次实战演习，代号为“逼真”，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做了冲击船坞闸门的动作。演习中，西摩尔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检查船发现了攻方兵力，暴露了行动企图；二是轻型船只在大量探照灯照射之下，航行、保持阵位、寻找登陆点等都很困难。

为了隐蔽伪装，使这次战斗中使用的驱逐舰堪培拉塔温号同德国的鱼雷艇相似，他提议将该舰的烟囱削短一截，并涂成与德国鱼雷艇相近的颜色。这提议很快成为事实。

在专门技术人员参与下，堪培拉塔温号进行了改装。为了通过河口的浅滩，拆去了原装的三门一百毫米炮、全部鱼雷发射管、深水炸弹投掷器等，使吃水由四点三米变为三点二米，并在前甲板和舰桥上装上能抵御二十毫米子弹的防弹板。

为了隐蔽作战企图，在集结、训练、出发基地的法耳默思港口，这支特种作战部队被命名为“第十舰艇攻击队”，并宣布这是在英吉利海峡西侧入口处的海面上实施潜艇扫荡作战的部队。另外还放风说，这支部队将开赴海外，目前正在大量采购夏令装备。这些迹象都毫无遗漏地通过德国间谍网反映到希特勒的办公室。然而，正在进行战争扩张的狂人并没有把这些放在眼里。

1942年三月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袭击部队从法耳默思港启航出发了。

整个舰队摆成三列纵队，纵队中间是西摩尔中校乘坐的驱逐舰阿萨斯顿号，他的后面是314号炮艇挺迪尔号和堪培拉塔温号驱逐舰。西侧是14艘汽艇和74号鱼雷艇。整个编队以13节的速度驶向比斯开湾的圣纳泽尔。

关于指挥舰的选择曾有过一番争论，现在还是选中了西摩尔的方案。根据英军的习惯，应以较大舰只作为指挥舰，但西摩尔坚持堪培拉塔温虽已改装，但在高潮时通过浅滩仍有搁浅可能，况且冲撞坞门后，指挥战斗不便，最好使用314号汽艇，因该艇航速24节，备有雷达、测深仪，便于指

挥。航渡中先以堪培拉塔温号任指挥舰，在卢瓦尔河口外换乘。

西摩尔的心情像头顶越积越厚的云层，感到有些发闷。但他横下心来，做好一去不复返的准备，就象这驱逐舰一样，只加满了单程的油量。

驶离港湾不久，浪涛汹涌澎湃直扑甲板，七级大风象是考验这些突击队员似的骤然来临。队员们虽在训练中都付出了汗水，但在实际风浪中还是有不少人吃不消，晕船、呕吐接踵而来。尤其汽艇上的士兵除了颠波之苦外，还要经受倾入海浪中的考验。

天将黄昏，海面突然变得风平浪静，简直象是进入了另外一种境地。西摩尔中校命令突击队员们抓紧时间休息，准备迎接新的情况。

翌日，平静的海上泛着晨光，海风习习，格外清爽，尤其是那些初次下海的突击队员，简直被大自然的景致迷住了，纷纷站在甲板上眺望。

西摩尔中校与海军舰艇指挥官莱伊德中校在驾驶舱的海图前复议着抵达比斯开海域时的停泊队形。正谈着，观察员报告，前方发现情况。

莱伊德中校一眼就看出前方四百五十公尺处出现的黑色物体是一艘正在上浮的潜艇，德国潜艇！他当即将令挺迪尔艇开枪，并迅速投下水雷。

德国潜艇也发现了船队，紧急下潜。

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西摩尔的耽心并没有减少，因为他知道，如果德国潜艇

没被击沉的话，他们一定会向圣纳泽尔的指挥部发出电报，通告他们，有一支舰队正驶向圣纳泽尔，那可就等着挨打吧。

比斯开湾风平浪静，卢瓦尔河冲刷下来的泥沙使这片海底显得平坦舒展。舰队比预定计划提前了一个半小时到达。按规定位置停泊后，指挥所转移到了314号炮艇上，其他人员也转移到汽艇上。

西摩尔又与莱伊德进行了部署。西摩尔负责突击队的突袭，莱伊德负责接应。舰船上的海军官兵做好了战斗准备，此外他们还负责看管好法国船员。这些船员是中午被截获的。当时，他们乘三艘拖船与舰队遭遇，突击队员们登上拖船进行搜索，船上是德军的后勤补给物资，根据事先制定的原则：“如遇西班牙和中立国渔船，由挺迪尔派检查组检查，若是法国渔船则将船员俘虏，将船击沉”。西摩尔决定，将船员转移到驱逐舰上，然后炸毁了三艘拖船。

西摩尔与莱伊德对好表，决定晚上十时出发。到时，按计划英军要轰炸圣纳泽尔。意在使舰队不被克罗西克角的雷达发现，并能掩盖汽艇行进的巨大声响。

时间在人们注意它的时候反而显得很慢。时钟好不容易指到二十二点，西摩尔下令启航。

除阿萨斯顿、挺迪尔号留在比斯开湾外，其余的舰艇都换上了德军舰旗，向卢瓦尔河挺进。314号炮艇首当其冲，接着是堪培拉塔温跟在左侧不远处，斯特约号潜艇在右侧护随，十四艘汽艇摆成两列纵队阵形，最后是74号鱼雷艇。

轰炸机的轰鸣声从他们头上掠过，不一会，卢瓦尔河上游顷刻被爆炸声吞没，圣纳泽尔上空被映得彤红，探照灯划破夜空，高射炮、高射机枪响个不停。西摩尔根据经验听声音计算，一共有七架威灵顿式飞机。他想，现在的圣纳泽尔一定是烟雾弥漫、异常混乱了。英国空军顺利完成了轰炸任务后，又轰鸣着从突击队头上返航了。

西摩尔望着黑黝黝的两岸，又看了看夜光表，已是二十八日深夜一时二十分了。难道河口的德军被轰炸吓怕了？莫非根本没有部署？

正想着，就见从卢瓦尔河西岸突然射来几束探照灯光，在探照灯的强烈照射下，密集的炮火倾泄过来，有两艘汽艇在突然袭击下中弹。西摩尔忙指令314号炮艇按德军的信号灯编码向德军发信号。

“我们是德军的鱼雷艇，紧急呼救，受伤舰两艘，请准许进港勿延……”这信号是“哥曼德”部队在1941年十二月攻击挪威卑尔根以北二百公里的博库塞岛时从德国的武装拖船上缴获的信号本上查到的。在训练时，西摩尔中校就指示信号员反复地牢记，现在果真用上了。

德军回了信号，并停止了射击。大部分的炮台不再炮击，只有西海岸的炮击没有停止。于是，314号炮艇又用国际信号，发出“我部因遭自己的炮击，蒙受损失”的信号。

狡猾的德军暂停了射击，把他们认为可疑的这支舰队正在靠近的情况马上报告了指挥部。情报系统以最快的速度向各情报网、点搜集情报，仅用了五分钟，判断就出来了：这是支可疑的舰队，立即阻止它前进！

一时二十七分，德军两岸炮火突然对突击队发出了密集

的炮火攻击。

这时，位于最激烈的炮火集中射击区中的驱逐舰堪培拉塔温号忍无可忍，舰长请求西摩尔中校，为了以最快速度接近诺曼第船坞，不能再沉默了。再说已不可能再与德军通话，否则，只有挨打。西摩尔同意舰长的意见，马上降下德军舰旗，升起英国国旗。

水手们和突击队员们早就按捺不住了，将克制与仇恨化作力量，奋起还击。炮弹准确而猛烈地倾向各目标。德军阵地很快沉静下来，他们万万没想到对方的火力如此凶猛。

在敌人的措手不及之中，袭击部队抓紧时间迅速前进。

诺曼第船坞就在眼前，西摩尔中校不敢怠慢，抓住时机，命令堪培拉塔温号发起攻击。一时三十四分，驱逐舰以十九节的速度，朝船坞的水闸猛烈撞击，舰首撞到船坞的门上发出巨响，火花四溅，站在船上的队员被强大的震动摔倒在甲板上。船坞被严重毁坏。船首撞裂十一米，锚链甲板搭于坞门之上，虽便于突击队员登陆，但有碍于该舰自沉。

西摩尔跃出炮艇，率八名突击队员冲向船坞旁的德军指挥所。

舰首炮位稍后仓内的延期引爆雷管引爆了油仓上的二十四枚深水炸弹，这声巨响使双方的射击停顿了十数秒钟。这个船坞大约四、五年修复不了了——西摩尔想。

迷茫了很久的德军这才如梦初醒，他们终于摸清了这支舰队的目的，忙调集各方炮火阻止突击队员登陆。

这时，从汽艇上冲下的G小队摧毁了水闸的控制所；B小队从堪培拉塔温号上冲入供水所，消灭了零星守敌，迅速炸坏了供水系统。

顺利得手的战绩鼓舞着突击队员实施强行登陆。然而，德军的炮火犹如一道死亡屏障横在他们面前。192号汽艇首先被击中起火，左转离开队列，并抢滩于旧码头之南；196号汽艇被击中，操舵装置失灵，突击队员大部负伤，只得转出队列撤退，另一艘汽艇被掀翻，突击队员摔入水中；西摩尔看清楚了，类似这种条件，汽艇登陆是极其困难的。几路突击小队只有左右纵队的各一艘舰艇登陆成功。这两路是西摩尔率领的A小队和堪培拉塔温号舰载的B小队。

西摩尔令两支小队汇合，并迅速清点了一下人数，加上三十多名轻重伤员，合计七十二人。按第一方案，实施完突袭后迅速撤回海上是不可能了，在德军的强烈炮火下，预定撤回登陆队的汽艇有的被击沉，有的被迫中途折返。明显地已断了突击队员的后路，现只有实施第二方案。中校下定决心，马上向接应的莱伊德中校发出了信号。

阿萨斯顿和挺迪尔两舰在莱伊德指挥下向敌人炮击，掩护突击队员们后撤，并接应和收容未能登陆的队员，联络其余的汽艇返回海上。这时，英国空军接到指令，出动了二十一架次飞机进行空中掩护，因敌我混战，故收效不大。战斗中击落德机五架，英机则损失了两架。

西摩尔边打边撤，决定向西班牙边境迂回，这样即可分散敌人对袭击舰队的夹击，而且可以避开敌人的重火力圈。为了尽快进入田园地带，他决定先潜入船坞南面的圣纳泽尔泊城，然后向右进入市中心。

边打边走，西摩尔感到这样太疲劳。他决定先找一隐蔽所，略休整一下，等第二天天黑再行动。

尖兵报告，发现了一座防空洞，西摩尔率突击队员们钻了进去。这里有烹饪设备，就寝条件，环境比较理想。西摩尔清点了人数，跟随他的只剩下二十来个人了。他决定天黑后分为二人一组行动，现在抓紧时间休息，做个好梦。

然而，好梦不长，上帝没保佑他们。就在他们进入防空洞后还不到一小时，一队德国兵发现并包围了他们。他们实在没能力反抗，西摩尔让大家缴械投降。

德军将他们带到德军司令部，经过简单审讯，而后用车将他们送到圣纳泽尔以西二十公里处的巴哈城镇的一家餐馆，这儿已经关押着许多袭击队员。

西摩尔从队友们口中得知，阿萨斯顿号与挺迪尔号及三艘汽艇已返回法耳默思港。西摩尔松了口气，他知道，他的任务已胜利完成，他的军旅生涯也将画上一个句号。他欣慰，高兴，因为他以此战绩为特种作战部队“哥曼德”在作战历史上又增了光彩。

清醒的中校此刻竟对这次战斗进行了反思。他分析出几点不足。首先，以汽艇作为输送突击队的工具是很不合适。二是突击队的撤退点与登陆点不一致，忽视了德军的抵抗，致使不少队员被俘，汽艇遭受损失。海军与陆军的联络欠佳。此外，以爆破德潜艇的隐蔽所为次要目标，也显得不合实际。

远处传来震耳的爆炸声。

德军正在收拾残局，他们在堪培拉号驱逐舰上装上炸药，天一放亮，就将它炸毁了。

当天下午四时三十分和五时三十分，圣纳泽尔船坞又发生了两次爆炸。原来是从突击队的鱼雷艇上发射的通过内

口的定时鱼雷爆炸了，旧入口的外闸门被炸毁，入口被封锁，坞门的开闭机器也被炸坏，在场的不少德军被送上西天。惊慌失措的德军以为突击队再次偷袭，盲目炮击，结果打死打伤了正在船坞内外工作的三百多名法国工人。

在袭击圣纳泽尔的战斗中，英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海军丧失了3名军官，751名士兵。“哥曼德”部队失去三十四名军官，178名士兵。最后逃脱德军关押，辗转西班牙回国的西摩尔中校只带回了四名队友。

虽然损失巨大，但正如西摩尔中校预料的那样，这次大胆的作战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使德军心惊胆战。特种作战部队“哥曼德”的名字不仅传遍了英国，而且传遍了德国。

天降神兵

1974年是个监狱暴乱之年。法国各地监狱相继发生骚乱。囚徒们砸开牢门，冲出监牢，占领屋顶并焚烧监狱设施。一时间，法国各地狼烟四起，大有席卷全国之势。

五月十七日，办公桌上这块中国制造的表时针指向巴黎时间九点正，普鲁托中尉望着桌上的表他心里清楚，这块作为鼓励他功绩的表，一向快十分钟，因为宪兵干预队队员们一定要走在时间的前面，当然，他这样做只是想争取一点主动而已。

小闹表旁边的红色电话响起来，声音悦耳还带点音乐的旋律，但对普鲁托来说这无疑是号角，是战斗的召唤。果然，军令来了。

“弗勒里一梅罗齐监狱发生了暴动，囚徒爬上屋顶，人人手持铁棍和石块，气焰十分嚣张。命你们马上出发！真他妈见鬼！”上司的声音含糊不清，普鲁托断定是嚼着口香糖说的。

他普鲁托可不喜欢口香糖，因为他嘴里百分之八十是活动的假牙。这是在一次解救人质时的最大损失，歹徒用铁棍打掉了他二十多颗洁白的牙齿，那次最大的收获却是得了一